

在楚地广袤的田野里,在约百年前的一个春天,植物在疯狂生长,草芒上闪耀着残存的雨水,昆虫在地下掘进,鸟儿在天空歌唱,阳光刺目耀眼。有黄土翻动的地方,农人们正播下他们赖以生存的种子。洞庭湖之南的这片山地,野蒿蓊郁,散发着浓烈的苦味,芦苇和蒲草在湖泽边柔软地摇曳,所有新鲜的叶片都在舒展。一浪浪的土地被翻耕出来,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,汾水缓缓流淌,山风阵阵吹拂。

就是在这块土地上,3个姜姓农民在栽种红薯的土沟里,无意中把一件国宝青铜器给刨了出来。

一些人不相信,在楚地这个偏远的地方,竟有过青铜时代。还有一种说法,是一个曾在北方做官的宁乡人,将商代的四羊方尊运回了家乡,埋在农田里,之后便遗忘了,最后被姜氏兄弟挖出。但是,他为什么要埋下这青铜重器,为什么不能埋深一点?这么沉重的一个珍宝为何会被遗弃?似乎谁也说不清楚。

其实,在楚地的历史中,有着灿烂的青铜时代,有着巨大的铜矿。比如在湖北随州曾出土过曾侯乙尊盘,它被誉为“商周青铜器的巅峰之作”,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极致水平。而在湖北崇阳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铜鼓——崇阳铜鼓,为我国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,难道也是从外地运到那里去的吗?

比炭河里遗址更早的、夏商时期同样未见史载的盘龙城遗址,也出土了众多制式巨大的青铜器。由此人们猜想,青铜时代,在古老的国度里,南北方风格

深秋时节,中亭河畔的芦花又如期绽放。芦花一开,一年一度的“打苇”时节就到了。这是中亭河畔最忙碌也最热闹的时节。每到这时,家家户户就开始为苇编做准备。男人们拿着镰刀下河滩收割芦苇,女人们在家门口支起编织架,孩子们则在中嬉戏玩耍。整个村庄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里。

芦苇收割回来后,首先要蘸湿闷透,增强其柔韧性,然后经历轧苇、捋苇、投苇、擀苇等工序。编席时,需全家总动员:老人选苇,干净利落;男人串苇,眼疾手快;女人编席,巧手穿梭。这样的场景,构成了中亭河畔动人的生活画卷。

自古以来,中亭河边的芦苇就被称为“铁杆庄稼”。这里的芦苇无水也生,有水也长,不需要栽种、施肥。中亭河的芦苇与上游白洋淀的芦苇一样,具有极强的韧性。用手折,要弯折好几回才不情愿地断开,断口处还连着丝丝缕缕的纤维。这种与生俱来的韧性,能够使它编成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。中亭河畔的人家几乎家家都会苇编,他们不仅编席、编筛、编篮、编笊,也编屏风、炊具、渔具。编成的物件既结实耐用,又美观大方。

母亲常说,编席要按照“挑二压三平抬四”的口诀。村里人编出的席子花纹精美,有十字纹、方块纹、三角纹、人字纹、回字纹等。花纹好看,薄厚均匀,四角平整,接头收边不露痕迹。村里人编的渔具更是集奇、巧、趣于一身,有像将军肚的虾篓子,有元宝形的跳篮,有形似圣诞帽的撹,有酷似大灯笼的螃蟹斛,有用苇箔对卷加底的迷魂阵,有花瓶般的鱼篓,造型多种多样,美不胜收。那箩筐状的鱼包更是精巧,双层编织,里外找不到接头,而且特别结实耐用,每担能挑100多斤鱼。

从前,中亭河畔人家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盖天儿。盖天儿是冀中方言,即盖帘,形状多为圆形,主要用于放置各种面食。每逢春节置办年货,家家都要买上一对新盖天儿。我父亲是编盖天儿的好手,编的盖天儿不仅自家用,送给亲朋好友,还拿到集市上卖。编盖天儿,要选坚韧的大苇,用篾刀将苇子劈成宽窄一致的篾片。编织时,要自中心向四面依次传递篾片。

这些年,家乡人又开发出“苇画”等新型工艺品。“苇画”不用笔绘,无需涂墨,每幅画都是采用芦苇的茎、叶、花等编织而成。整个画面八成左右是芦苇自然色,二成左右用熨烫炭化而成,堪称“绿色艺术画”。这些承载着乡村记忆的工艺品,正通过线上、线下多种渠道走向全国,甚至远销海外。

深秋的风凉了,中亭河水边的芦花又开了。

遥远的青铜

陈应松

各异,气势不同,但都有青铜器的巅峰之作,南方青铜器物的恢宏奇崛、雄浑磅礴,超出人们的想象。四羊方尊显示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,是“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”,也因此,它成为我国的传世国宝之一。

这是一尊什么样的青铜?不就是有4只羊的方尊吗?不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、祭祀用品吗?不就是又沉又大吗?那可那4只羊,有造型极其夸张的圆形犄角,线条流畅可爱,造型奔放沉着,卷角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,羊身与羊腿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,其肩饰高浮雕蛇龙纹,尊的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,又有一个同样造型奇诡神秘的龙头。整个纹饰细腻精美,难以想象的精美,似乎非人工雕刻。鳞纹、长冠凤纹、夔龙纹、蕉叶纹、带状饕餮纹、细雷纹,交相辉映,和谐地组成了这尊青铜无与伦比的匠心与神妙。这个设计者是何方神圣?而铸造者又是什么能工巨匠?

这样一件代表王室祭祀规格的重器,为何会孤零零地埋在田间,而不是埋入地下深深的墓室?这样的规格和等级,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国度?商末周初,青铜时代的盛世,在这块偏僻的荒野上,

是如何悄悄完成辉煌的一页?这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

在这一带的山地,除了四羊方尊,还先后发现300多种种类繁多、风格神异的青铜器:人面纹方鼎、象纹大铜铙、兽面纹铜花觚、兽面纹巨型铜甬、云纹铜铙……在炭河里遗址,考古工作者在青铜的铭文上,总算找到了一个方国的国名,这个南方荆莽中的蕞尔小国,却聚集着一批没有留下姓名的高超工匠。在这个方圆达14.5万平方米、今存面积2万平方米的古都城遗址里,有宫殿建筑的地基和柱洞,有坚实的夯土城墙,有整齐的护城河。

这个从未进入历史记载的都城,以此为心的两公里范围内,在这个叫月山铺的盆地,百年来,发现了多件青铜大器。上世纪50年代末,当地一位村民在田间劳作,挖出了一件破损的青铜器物,卖给了废品回收站,恰好有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挑选文物的师傅,找到这个碎成10多块的青铜物件,将其拼凑组合,闻所未闻的人面纹方鼎现世了,至今这依然是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面为主要纹饰的方鼎。还有一个在溪河边洗菜的村民,抬头瞥见裸



▲中国画《枫叶秋蝉》,作者齐白石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
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露的河床有一个青铜古物,拔出来一看,竟然是商代青铜提梁卣。本世纪初的一个炎炎夏日,几个孩子在沅水河边玩水嬉戏,看到河中沙子里露出一块青铜,于是几个人用小手挖掘,竟然越挖越大,一个重达61.9公斤的巨型古铜器——兽面纹甬出土了,它比国内已知的任何甬类铜器都要大。河中淹埋的这个铜甬,成了中国青铜中的“霸王”,国家一级文物。还有一个村民,在师古寨顶采药,遇到一条蛇,村民一路追赶这条蛇进了一个山洞,结果在掏洞时挖出两件商代铜铙……当然,还有一些青铜重器,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年月里,无人监管,流落到国外。

当然,这里是以绮丽想象见长的楚地,这里流传着许多关于青铜器的传说。有的说,炭河里遗址所在的月山铺,到了半夜,空中会穿梭回荡着青铜的呜呜声。据说,当年姜家兄弟挖出四羊方尊时,曾看见土里渗出暗红色的水。还有的说,当年文物修复专家在给四羊方尊做X光检测时,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……所有的传说,都为青铜的古老包装再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不管怎样,青铜是不朽的,冷锈的青铜铭刻着灼热的历史。稻谷渔歌、江花芙蓉里的青铜之音,铸造着楚人的胸怀与血性。吴戈犀甲,长剑秦弓,“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鬼雄。”那青铜敲出的神秘神圣之声,穿越了整整3000年的时光烟尘,在楚地空旷寂静的夜空中,在满天繁星中,久久奔流、缠绕。这历史的回声,缓缓、沉重、盛大、庄严,让一代代的人仰望和聆听……

鲁迅为什么能写出《阿Q正传》?柳青为什么能写出《创业史》?一大原因是,他们都有自己的“根据地”。

鲁迅的根据地是他的家乡“鲁镇”和“未庄”。柳青的根据地是他的第二故乡长安县皇甫村。

根据地之于作家、艺术家,像一棵树的根,如一座山的基,似一条河的源,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库,是创作灵感的生发地。

柳青曾说:“生活是创作的基础。”他在皇甫村用十几年如一日的生活和创作,践行了自己的“创作观”,皇甫村也成了柳青文学的根据地。

陈忠实的白鹿原,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岸,刘亮程的沙湾乡村,李娟的阿勒泰草原,都是远离繁华的偏远之地,这些作家却在不起眼的地方写出了耀眼的作品。他们的创作之所以成功,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许多人瞧不上的地方当宝地,并坚持不懈地在那里“打小口径深井”。

有些文艺工作者认为,“我就在生活里,没必要深入生活。”持这种观点的人,恐怕是把“在生活里”与“深入生活”混为一谈了。“在生活里”与“深入生活”既有程度上的不同,也有主观精神的区别。每个人都“在生活里”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“深入生活”。不管是皇甫村还是清溪村或者别的什么地方,在那里生活几十年的人很多,但是像柳青、周立波那样,用心去观察、体验、挖掘、整理、升华的人则很少,能够由此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就更少了。所以,深入生活是对创作者更深层次的要求,号召他们从生活的浅表沉下去,找准一个创作的根据地,深耕细作,久耕常作,这样才能发现生活里的万千气象。一条在创作中屡屡被证明的规律便是:文艺家远离老百姓,老百姓就会远离他们的作品;文艺家成为人民的知音,老百姓才会变成他们的“粉丝”。

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,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,不愿意走进生活深处,即使有时候受邀到基层采风,也是心不在焉,或浮光掠影、“蜻蜓点水”,看到什么算什么,听到什么算什么,不肯深挖现象,不愿找生动的细节,不想了解故事背后的故事。他们进行创作,只是为了给邀请方“交差”,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“骨头比肉多”,形象苍白,语言不

“蜚”的危险。手掌压完面后,母亲开始用拳头捶打。儿时的我常常想,她是不是把那面想象为某个坏人,把千愁万恨凝聚在了拳头上,狠狠地捶打着。直到把面团加工得达到盆光、手光、面光的程度,这才算完成了前期工序。

母亲常常一边做黄米面油糕,一边唠叨着相关传说。1000多年前唐太宗和唐中宗将这种美食命名为“见风消”,以及清末把表面起泡泡的油糕引入宫廷的传说,为黄米面油糕“加持”了皇家气派。传说到底是传说,足见老百姓对于此美食的喜悦。

物资贫乏的年代,黄米面油糕是稀罕饭。日常生活里,只有来了重要亲戚或者是娶媳妇、过大年这样的大

“饕嘴”油糕黄澄澄

荆卓然

事与场合,才会吃一次油糕。红军在延安的时候,老百姓把战士们迎到炕上,拿出油糕给战士们吃,体现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。民歌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中唱道:“热腾腾儿的油糕吱吱吱哎哟,摆上桌吱吱哎哟哟,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,哪儿呀儿来吧哟……”,也记录了这样的盛况。每次有朋友来我家中,只要提前得知消息,母亲都会做黄米面油糕待客。母亲开玩笑说,写文章的人都是文曲星下凡,多吃糕,才会写出高水平的文章呢。

油糕面揉好后,母亲开始像包饺子般包馅儿。馅的材料以被加工成泥状的红豆子为主,里边放了糖料,十分香甜。在山西,有的人家在黄米糕里包红糖或者白萝卜豆腐馅,味道也不错。

灵动。

没有根据地,不知何处是妙境。有了根据地,方知此地是宝地。文艺家的根据地,可大,也可小,可近,也可远。可以是故乡,可是他乡;可以是一企业,也可以是一县城;可以是一村庄,也可以是一社区,甚至可以是一家族。只要自己感兴趣,地方无论大小,距离无论远近,均可成为自己的创作根据地。

一个根据地,就是一个小社会,看似小地方,连着大世界。身在根据地,可以察众生之相,可以知时代之变,可以明百姓之乐,也可以知百姓之思。身在根据地,上可望星辰,下能接地气。一面仰望星空,一面脚踏实地,文艺工作者就会越来越接地气、有底气,视野也会越来越广阔、博大。

一个根据地,也是一部大书。这部大书里,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究;寻常人家的“一地鸡毛”里,可能藏着时代风云;普通老人的满头白发,或许与大千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联;一个山村在新时代的变迁,也许是一部新的“创业史”……谁也不知道,谁落在这部大书里的宝贝有多少。读这部书,不光用眼读,还要用心读,日日读,月月读,年年读,把那书里的人和事都读懂了,读透了,自然会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

我们常说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”,根据地就是好的切入点。走进实践深处,认识中国人,了解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,根据地就是窗口。把“云深不知处”的宝贝挖出来,根据地就是富矿。常去根据地,常去常新鲜,作品就能由此孕育。

文艺家“沉下去”,是为了“游上来”。钻进去以广集素材,跳出来以提炼升华,找到个性里的时代共性,精心加工来自生活深处的原材料,让好素材“流金淌银”,让好题材大放光芒,让好主题深入人心。如此这般,我们的作品才能兼具时代美、思想美和艺术美,为大众而不是小众所喜闻乐见,成为人民群众精神食粮的一部分。



真正炸油糕时,我们这里的讲究也多,锅要用任家峪的铁锅,油料要用胡麻油。父亲说,过去的人,最喜欢用糴油和香椿树籽油炸油糕。这两种油料炸出来的黄米面油糕,看一眼就会让你口水直流。

等油温达到七八成热的时候,母亲把黄米糕三五至五个一组放入油锅里,用小铲子正面反面来回翻动,炸到表面成金黄色,最好是吹起小泡,就可以出锅了。刚出锅的油糕冒着丝丝喷香的热气,香味扑鼻啦直钻鼻子,直冲心窝。用筷子夹起一个,轻轻吹几口凉气,张开嘴巴咬一口,表皮酥脆、内瓤糯甜的黄米面油糕,让我只可惜自己的胃口太小。吃上这样的美食,参加考试如果落下了,没得“糕”(高)分数,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和遗憾。

晋东人擅长比喻。清朝时期,阳泉有位名叫葛熙贤的山西梆子艺人,“唱念做打”的功夫有劲道,再加上其幼年以卖炸油糕为生,人们

就给他起了个“油糕旦”的艺名。葛熙贤擅长《百花点将》等剧目,培养了众多“小油糕旦”徒弟,在晋东戏剧界至今仍有着良好的口碑。

母亲做黄米面油糕时,爱哼几句“三十里的莜面,四十里的糕,十里的荞面饿断腰”的民歌,意思是说,黄米面油糕吃上特别耐饥,吃了之后可以走40里地。我天天开车出门,没有这种体验,大部分时候,吃了黄米面油糕后,会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父亲说,真是“吃的饱油糕,睡的还魂觉”,你们这代人遇上了这样的好日子,真是太舒坦了。

